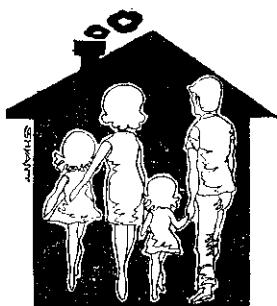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冠王

曉芬



東了一天辛勤的工作，牽着牛，哼着小調，和着晚風，踏上歸途。

十幾年沒見過陳叔叔了。陳叔叔是父親的老同學，十五年前，他經商失敗，家徒四壁，負債纍纍。

當時，他拒絕了父親和親友的援助，帶着妻子和三歲大的女兒秀慧離開了家鄉，說要四處去打天下，後來就一直沒有音信。直到前幾天才來了一封信，要父親去敘舊。父親事務繁忙，由我代替他去拜訪。

秋天的黃昏，蔚藍的長空，飄着幾絲悠悠的白雲，夕陽懶懶地伴着一抹鏤金的形霞，躺在遠處青翠欲滴的山巒上。一幢幢瓦屋冒出了袅袅的炊烟，直吐向天際。

農友們結束了一天辛勤的工作，牽着牛，哼着小調，和着晚風，踏上歸途。

依址我停在一棟精緻的紅瓦白牆建築前，這房子旁邊是一片菜圃、果園，還有花木苗圃。園裏各種果樹，有的果實纍纍，微風送來一陣陣芬芳。我敲了敲那扇緊閉的紅門，心裏想着：陳叔叔不是生意倒閉了嗎？那裏來的這棟精緻的房子呢？莫非找錯了，然而一看門牌，卻沒有錯。

門開了，探頭出來的是多年未見的陳叔叔。

「陳叔叔！」我高興地叫了一聲。

「哦！是曉芬啊！來來，快進來坐。」她親熱地一把拉我進去。

客廳的陳設並不豪華美麗，却很幽雅整潔。

一陣問候和寒暄後，我急着要見陳叔叔。叔母說：「他上午就到溪底釣魚去了，可能也快回來了。」

一會兒，門外傳來一個略帶沙啞的嗓子在哼着民謠，一個高瘦的人影跨進門來。

「陳叔叔！」

他起先吃了一驚，後來認出了我，才爽朗地大笑：「曉芬啊！長這麼大了。你爸爸怎麼沒來？」

我回答了問題，一面看看這位令我尊敬的長輩，總該有四十六、七歲了吧？雖然還是瘦如往昔，但是看來十分健朗，聲若洪鐘，精神飽滿，狀至愉快，和十五年前那個潦倒的漢子大不相同。

再看陳叔母，同樣春風滿面，找不出一點被生活折磨的風霜痕跡，我愈加地困惑了。

再者，怎麼沒見到他的子女呢？原先我還以為陳叔叔一定是兒女滿堂了。因為他曾向父親說過，他預備湊足一打兒女來「光耀門楣」。

陳叔叔笑

笑，慢條斯理地抽了一口烟說：「我跟你叔母兩人做過很多工作，那段日子實在難熬，我們往往從早上工作到晚，不能休息，為的是要多掙點錢還債和供給秀慧她們的教育費用。」

這樣，餅手祇足，好不容易還清了債，又積了點錢，就來這裏買塊地，蓋了這棟房子。

現在我在鄉公所裏做事，又利用空閒時間，開墾了

幾塊地種些花木果菜，每年可以賺一點錢。也多虧你叔母，她養了幾十隻雞鴨鵝，又做做裁縫，如此，我們存了一點錢，前幾天還捐了一筆款做「仁愛專戶基金」呢！」

我聽了，心底湧出了無限的欽佩。又問：「您種了這麼多園圃，一定需要很多人手來幫忙吧？」這是我最主要的問題。

陳叔叔呵呵地笑了：「曉芬，你怎麼也不會想到我們只



兩個可愛的女兒（公孫張）

有兩個女兒吧？老實說，在那種窮困的日子裏，我若想到那句糊塗話就寒心，想想看，要是我還執迷不悟，真的湊足一打子女，就連生活費都不知那裏去張羅？還談得上還債、存錢，讓他們受教育嗎？」

我生意失敗了，幸好，我覺悟得早，使我沒有實踐那句錯話，否則債務永遠無法還清，一輩子窮困潦倒，不但大人痛苦，小孩也受罪。秀慧三歲後才又生了毓慧，這樣兩個小孩才能得到妥善的照顧。

現在，秀慧已經十八歲了，今年剛考入師範大學，毓慧也進了台北女師專，兩人都在台北。所以，我說呀，多子多孫多勞累，女孩男孩一樣好。想來想去，還是我們及早實施家庭計畫，家庭負擔少，才能有餘力去還清債務，否則光是三餐都成了問題，那有餘力去還債，重整家園呢！」

這時，一直在旁笑而不語的陳叔母笑着說：「你叔叔一直嚷着什麼活到老，學到老，三年前進了一所中學的補校，今年拿到了高中文憑和普考及格，他還很得意地說，今年他和秀慧、毓慧都金榜題名，成了『三冠王』，可以和我國的棒球隊比美哩！」

說着我們都笑了，望着那樣樣齊全的電化製品，和室內洋溢的溫馨氣氛，我不但得了一個寶貴的經驗，也對家庭計畫多了一層更深的認識。